



生命的享受

林语堂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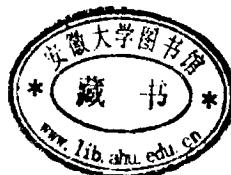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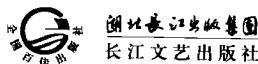
中外名家经典随笔

生命的享受

| 林语堂 随笔精选 |



林语堂 著

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生命的享受 / 林语堂著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2.3
(中外名家经典随笔)

ISBN 978—7—5354—5357—0
I. 生… II. 林… III. 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1266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75805 号

责任编辑: 康志刚

封面设计: 徐慧芳

责任校对: 陈琪

责任印制: 左怡 邱莉

出版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 (电话: 027-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 027-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 孝感市三环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700 豪米×1000 豪米 1/16 印张: 23

版次: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309 千字 印数: 1-8000 册

定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87679308 87679310)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《翦拂集》选

- 《翦拂集》序 / 3
祝士匪 / 6
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 / 9
——纪念孙中山先生
回京杂感 / 11
论语丝文体 / 15
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 / 20
闲话与谣言 / 23
泛论赤化与丧家之狗 / 26
——纪念孙中山逝世周年
论土气 / 30
谈文化侵略 / 34
论泰戈尔的政治思想 / 36

《大荒集》选

- 中国文化之精神 / 41
读书的艺术 / 50
论读书 / 55
读《萧伯纳传》偶识 / 62
谈牛津 / 67

《我的话》选

- 论幽默 / 75



- 论政治病 / 86
我怎样买牙刷 / 89
论中西画 / 93
作文六诀 / 95
论西装 / 101
女“论语” / 105
说避暑之益 / 109
谈言论自由 / 112
论笑之可恶 / 116
秋天的况味 / 119
说通感 / 121
从梁任公的腰说起 / 123
增订伊索寓言 / 125

《吾国与吾民》选

- 中国人之德性 / 131
一 圆熟 / 131
二 忍耐 / 133
三 无可无不可 / 135
四 老猾俏皮 / 137
五 和平 / 141
六 知足 / 144
七 幽默 / 147
八 保守性 / 152

妇女生活 /154

- 一 女性之从属地位 / 154
- 二 家庭和婚姻 / 158
- 三 理想中的女性 / 162
- 四 我们的女子教育 / 165
- 五 恋爱和求婚 / 167
- 六 嫖女与妾 / 170
- 七 缠足的习俗 / 174
- 八 解放运动 / 177

《生活的艺术》选

生命的享受 /183

- 一 快乐问题 / 183
- 二 人类的快乐属于感觉 / 186
- 三 金圣叹之不亦快哉三十三则 / 190
- 四 对唯物主义的误解 / 193

生活的享受 /198

- 一 安卧眠床 / 198
- 二 坐在椅中 / 201
- 三 谈话 / 204
- 四 茶和交友 / 210
- 五 香烟与香 / 215
- 六 酒令 / 221



- 七 食品和药物 / 226
- 八 几件奇特的西俗 / 232
- 九 西装的不合人性 / 234
- 十 房屋和内部布置 / 238

《无所不谈合集》选

- 说诚与伪 / 247
- 论孔子的幽默 / 251
- 论趣 / 256
- 论利 / 258
- 论中外的国民性 / 260
 - 由动转入静的儒道
- 西方人文思想的危机——阐述中国与印度的智慧 / 263
 - 为《二十世纪之人文科学》序
- 读书与风趣 / 267
- 国语的将来 / 269
- 瑞士风光 / 273
- 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/ 276
- 论买东西 / 279
- 记大千话敦煌 / 282

集 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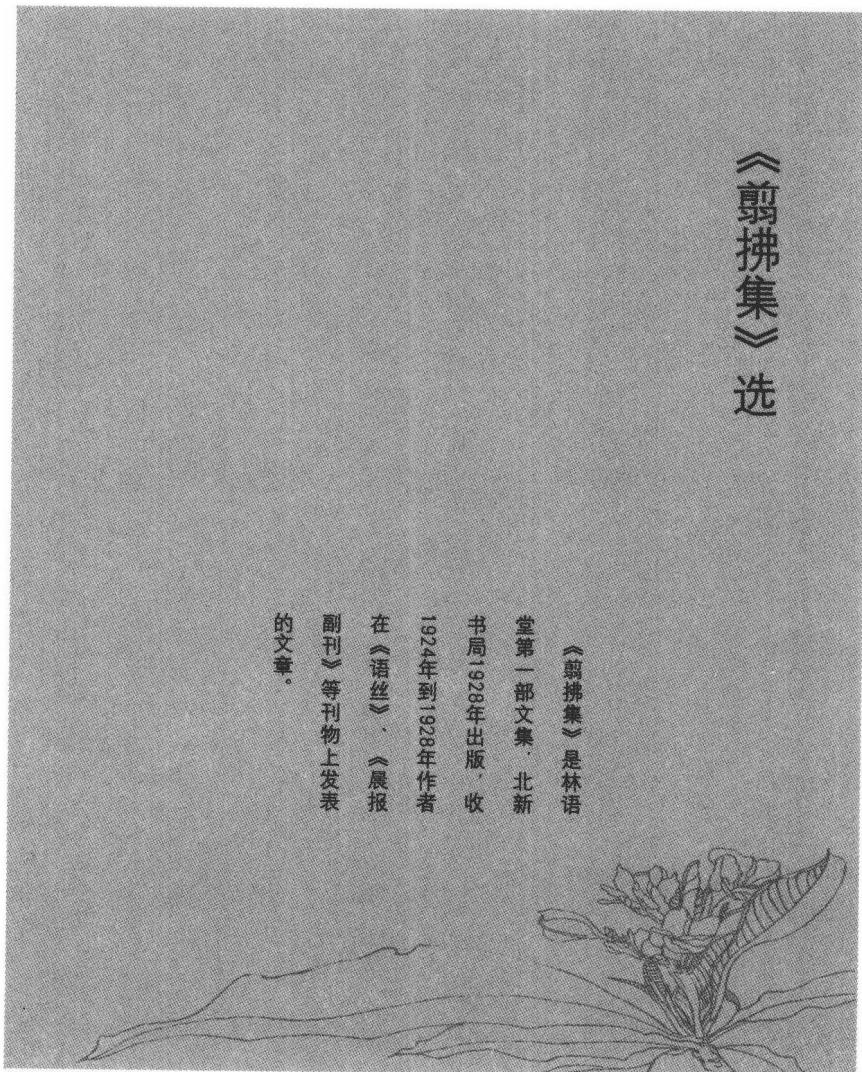
论小品文笔调 / 287

- 小品文之遗绪 / 290
记性灵 / 295
梦影 / 298
母猪渡河 / 300
中国人之聪明 / 302
假定我是土匪 / 304
论玩物不能丧志 / 307
山居日记 / 309
无字的批评 / 311
辜鸿铭 / 314
谈天足 / 318
买鸟 / 321
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 / 326
记元旦 / 331
中国的国民性 / 333
中国人与英国人 / 338
论握手 / 342
读书与看书 / 345
论看电影流泪 / 346
中日之国民性 / 350
鲁迅之死 / 356



《翦拂集》选

《翦拂集》是林语堂第一部文集，北新书局1928年出版，收1924年到1928年作者在《语丝》、《晨报副刊》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。



|||《翦拂集》序|||

据说出文集是文人的韵事。在作者死后，朋友们替他搜集遗著以表示其爱好珍惜者且勿论，在作者生时刊行的，至少也应有悲欢交集的一种感慨，然而在于我却是如枯木似的，一点的蓬勃的气象也没有。我惟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热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气，显然与眼前的沉寂与由两年来所长进见识得来的冲淡的心境相反衬，益发看见我自己目前的麻木与顽梗。这自然有种种的原因。一是自己年龄的不是，只能怪时间与自己。一是环境使然，在这北伐业已完成，训政将要开始，天下确已太平之时，难免要使人感觉太平人的寂寞与悲哀。

在这太平的寂寞中，回想到两年前“革命政府”时代的北京，真使我们追忆往日青年勇气的壮毅及与政府演出惨剧的热闹。天安门前的大会，五光十色旗帜的飘扬，眉宇扬扬的男女学生面目，西长安街揭竿抛瓦的巷战，哈达门大街赤足冒雨的游行，这是何等的悲壮！国务院前哔剥的枪声，东四牌楼沿途的血迹，各医院的奔走舁尸，北大第三院的追悼大会，这是何等的激昂！其实，拿“三一八”屠杀而论，通共不过杀了四十八个青年，这在长了两年见识的我们，还值得大惊小怪吗？然而在当日，却老老实实不知堕了多少青年的眼泪，激动多少青年的热血，使青年开过几次的追悼会，做过几对的挽联，及拟过多少纪念碑的计划。到如今，纪念碑一个没有成立，（除去燕大魏女士以外，刘和珍是没有的）不但往日的热血与悲哀，慷慨与眼泪只剩些冷冰冰的纸上空文，甚至欲再观一个青年烈士追悼会而不可得。这种活泼有生气的青年团结大概是再看不到了。我们朋友当中做无名英雄的固然不少，而往日的学者与教授，正在效忠党国的



也自颇不乏人。时代既无所用于激烈思想，激烈思想亦将随而消灭。这也是太平人所以感觉沉寂的原因。

有人以为这种沉寂的态度是青年的堕落，这话我不承认。我以为这只是青年人增进一点自卫的聪明。头颅一人只有一个，犯上作乱心志薄弱目无法纪等等罪名虽然无大关系，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以不必招的。至少我想如果必须一死，来为国牺牲，至少也想得一班亲友替我挥几点眼泪，但是这一点就不容易办到，在这个年头。所以从前那种勇气，反对名流的“读书救国”论，“莫谈国事”论，现在实在良心上不敢再有同样的主张。如果学生寄宿宿舍没有电灯，派代表去请校长装设，这些代表们必要遭校长的指为共产党徒，甚至开除，致于无书可读，则寄宿舍代表愚见亦大可以不必做，还是做年轻的顺民为是。校事尚如此，国事更可知了。这一点的见解是于“莘莘学子”实在有益的。

所以这书中的种种论调，只是一些不合时宜的隔日黄花，读者也尽可以隔日黄花视之，好在作者并无立说立言藏诸名山传诸其人的梦想。激烈理论是不便于任何政府的。在段祺瑞的“革命政府”提倡激烈理论是好的，但是在这革命已经成功的时代，热心于革命事业的元老已不乏人，若再提倡激烈理论，岂不是又与另一个“革命政府”以不便？这是革命前后时代理论上应有的不同。

然而我也颇感觉隔日黄花时代越远越有保存之必要，有时夹在书中，正是引起往日郊游感兴的好纪念品。愈在龌龊的城市中过活的人，愈会想念留恋野外春光明媚的风味。太平百姓越寂寞，越要追思往昔战乱时代的枪声。勇气是没有了，但是留恋还有半分。远客异地的人反要做起剪纸招魂无谓的举动，南下两年来，反使我感觉北京一切事物及或生或死的旧友的可爱。魂固然未必招得来，但在自己可得到相当的慰安，往日的悲哀与血泪，在今日看来都带一点渺远可爱的意味。所以我只把这些零乱粗糙的文字，当做往日涉足北京文坛撮来的软片。摄影的工艺实在粗糙的很，又未经照相专家照例应有的修改。不过所照的当日正人君子学者名流的影子实在多，而因为是偶尔随兴所暗摄的，正人君子又不曾刮脸修发正襟危坐来向我排八字脚，事后又未加以点缀修饰，所以正人君子的面孔看来仍

旧逼肖而特别亲切。在当日是无何等意义的，时移境迁，看来也就别有隽趣。虽然还是粗拙的很，却也索性粗拙为妙。这就是我所以收集保存他的理由。或者因为所照的学者名流，当日虽是布衣，现在都居荣官显职，将来一定还要飞黄腾越，因而间接增加这些他们布衣时代的遗影的价值，也是意中事吧？吾文集之无聊，于此已可想见。



||| 祝 土 匪 |||

莽原社诸朋友来要稿，论理莽原社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不是当代名流，当然有与我合作之可能，所以也就慨然允了他们。写几字凑数，补白。

然而又实在没有工夫，文士们（假如我们也可冒充文士）欠稿债，就同穷教员欠房租一样，期一到就焦急。所以没工夫也得挤，所要者挤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，不是挪用、借光、贩卖的货物，便不至于成文妖。

于短短的时间，要做长长的文章，在文思迟滞的我是不行的。无已，姑就我要说的话有条理的或无条理的说出来。

近来我对于言论界的职任及性质渐渐清楚。也许我一时所见是错误的，然而我实在还未老，不必装起老成的架子，将来升官或入研究系时再来更正我的主张不迟。

言论界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，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。这也是祝《莽原》恭维《莽原》的话，因为《莽原》即非太平世界，《莽原》之主稿诸位先生当然很愿意揭竿作乱，以土匪自居，至少总不愿意以“绅士”“学者”自居，因为学者所记得的是他的脸孔，而我们似乎没有时间顾到这一层。

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脸孔，倘是他们自三层楼滚到楼下，翻起来时，头一样想到是拿起手镜照一照，看他的假胡须还在乎？金牙齿没掉么？雪花膏未涂污乎？至于骨头折断与否，似在其次。

学者只知道尊严，因为要尊严，所以有时骨头不能不折断，而不自知，且自告人曰，我固完肤也，呜呼学者！呜呼所谓学者！

因为真理有时要与学者的脸孔冲突，不敢为真理而忘记其脸孔者则终必为脸孔而忘记真理，于是乎学者之骨头折断矣。骨头既断，无以自立，于是“架子”，木脚，木腿来了。就是一副银腿银脚也要觉得讨厌，何况还是木头做的呢？

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极好的话，论真理与上帝孰重。他说以上帝为重于真理者，继必以教会为重于上帝，其结果必以其特别教门为重于教会，而终必以自身为重于其特别教门。

就是学者斤斤于其所谓学者态度，所以失其所谓学者，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。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。

学者虽讲道德、士风，而每每说到自己脸孔上去；所以道德、士风将来也非由土匪来讲不可。

一人不敢说我们要说的话，不敢维持我们良心上要维持的主张，这边告诉人家我是学者，那边告诉人家我是学者，自己无贯彻强毅主张，倚门卖笑，双方讨好，不必说真理招呼不来，真理有知，亦早已因一见学者脸孔而退避三舍矣。

惟有土匪，既没有脸孔可讲，所以比较可以少作揖让，少对大人物叩头。他们既没有金牙齿，又没有假胡须，所以自三层楼上滚下来，比较少顾虑，完肤或者未必完肤，但是骨头可以不折，而且手足嘴脸，就使受伤，好起来时，还是真皮真肉。

真理是妒忌的女神，归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独身主义，学者却家里还有许多老婆，姨太太，上坑老妈，通房丫头。然而真理并非靠学者供养的，虽然是妒忌，却不肯说话，所以学者所真怕的还是家里老婆，不是真理。

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，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，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。土匪傻子是顾不到脸孔的，并且也不想将真理贩卖給大人物。

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就是有史以来大思想家都被当代学者称为“土匪”“傻子”过。并且他们的仇敌也都是当代的学者、绅士、君子、士大夫……自有史以来，学者、绅士、君子、士大夫都是中和稳



健，他们的家里老婆不一，但是他们的一副面团团的尊容，则无论古今中外东西南北皆同。

然而土匪有时也想做学者，等到当代学者灭绝殇亡之时。到那时候，却要请真理出来登极。但是我们没有这种狂想，这个时候还远着呢。我们生于草莽，死于草莽，遥遥在野外莽原，为真理喝彩，祝真理万岁，于愿足矣。

只要不要投降！

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

——纪念孙中山先生

记得一二月前报上载有一篇孙中山先生的谈话，他说：“我现在病了，但是我性太急，就使不病，恐怕于善后会议，也不能有多大补助。”我觉得这话最能表现孙先生的性格，并且表现其与普通中国人性癖的不同。因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。且孙先生之与众不同正在这“性”字上面，故使我感觉改造中国之万分困难。如鲁迅先生所云，今日救国在于一条迂谬渺茫的途径，即“思想革命”，此语诚是；然愚意以为今日救国与其说在“思想革命”，何如说在“性之改造”。这当然是比“思想革命”更难办到，更其迂谬而渺茫的途径。中国人今日之病固在思想，而尤在性癖，革一人之思想比较尚容易，欲使一惰性慢性之人变为急性则殊不易。中国今日岂何尝无思想，无主义，特此所谓主义，纸上之主义，此所谓思想，亦纸上之思想而已，求一为思想、主义而性急，为高尚理想而狂热而丧心病狂之人，求一轰轰烈烈非贯彻其主义不可，视其主义犹视其自身革命之人则不可得，有之则孙中山先生而已。难怪孙中山有“行之匪艰知之维艰”之学说。

若由历史上求去，性急者每每为中国人所虐待，乃至显的事实。中国也本来不喜欢性急，故子路早已得孔子“不得其死然”的诅咒。若屈原，若贾谊便略可为中国性急者之代表，尤其是贾谊，然贾谊也早有苏东坡之诒其短见。此乃中庸哲学及乐天知命道理之天然结果。徐先生的非中庸论诚是：“听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气打不破，我国人的思想，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。”（《猛进》第三期答鲁迅语）个人以为中庸哲学即中国人惰性之结晶，中庸即无主义之